PL
2687
S8 E3 Z53
1747
v. 6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　焯敦復
　　　龍孫初篁　增訂

與蘇守季文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頹木壞不可復見而遺言翰墨典刑具存某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庭望堂奧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大全百斛明珠既出紀次雜亂真贋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

之文固奇矣亦不能亂也不圖衰晚乃得見公幸甚過望方侯重詣扣所未諭又屬大暑不能出昔孔北海賓虎賁於座右尚謂蔡中郎之不亡而況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山頹木壞見卷四與張侍郎太山梁木注

增少分萬一曾南豐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

增百斛明珠山谷雙井茶送子瞻詩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下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紀次雜亂本集載大全跋尾云大全集紀次無倫真贋相參亦有前後集所不載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兩存之

東坡詩文雖黄門之作猶不敢亂况餘子乎但此書改本多誤後人耳目為可惜耳按東坡荅張文潛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增 陳氏書録解題東坡別集志公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雜以潁濱及小坡之文且閒有訛偽勦入者有張某為真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增 **真贗** 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增 **識真** 東坡答劉沔書世之畜軾詩文者多

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

寘虎賁於座 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傳家衣鉢 〔訂〕傳燈錄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傳衣鉢為甚却付與盧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它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子瞻再和許朝奉詩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

原附 答李文書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

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輙識其奇趣亦庶幾
後之君子之一耶

欒城三集黄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荆公詩文王荆公集刻於臨川贋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蘇集作韓退之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顧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

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增】三集手編子由自題欒城集引元祐六年余年五十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頤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崇寧四年余年六十八編所為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欒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欒城第三集【增】元忠所集東坡荅劉沔書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增】奏議制誥晁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豫章【訂】晁氏讀書志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增】方駕劉峻廣絶交論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連橫許郭少陵詩竊攀屈宋宜方駕恐齊梁作後塵與子美太白樂天東坡荅劉沔都曹書李太白韓退之

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增與天下共劉琨荅盧諶詩叙和氏之璧焉得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獨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原附與季文書

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也拜貺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

向来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抵重午方次村舍大暑中瘴瘍作厲爬搔次骨意緒無聊酬荅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問缺然伏蒙遺書累紙開讀汗下

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暑當卜一欵尚冀面陳

〔增〕爬搔次骨半山和王樂道烘蝨詩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 汗下東坡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聖俞持示文忠公文忠公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下

與常守強朝議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通作叩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户計囑縣胥欲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沙人

户閧然訴於縣庭以為科羅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答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卻比聞乃不然竊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縣三年矣無故作俑為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户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羅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何（義當作此）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沙人户膏血折其萌芽無

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增〕科糴　宋史食貨志和糴一欵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兑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俵糴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付都提舉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其曰括糴豫榜諭民無得與公家爭糴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過多有一户而糴數百石者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

〔增〕幹人　抱朴子臨凝結而能斷操繩而無絲者幹人也按帖謂州縣幹辦之人耳

〔增〕屯田　宋史食貨志屯田一欵紹興初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詔河北淛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

〔增〕指揮　三朝政錄趙太祖曰乘快指揮一事誤失

史官必書之語林元厚之名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懼絳終不罪

作俑〔訂〕孟子趙岐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正義曰芻靈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故名曰俑

鞭扑〔訂〕書舜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孔傳扑榎楚也漢書刑法志薄刑用鞭扑注扑杖也

〔增〕**萌芽**漢書李尋傳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濁穢

屬者欵門蒙宴勞送將之禮甚寵舟還便當占叙感悰而書債滿前倚門待報訓遣遂竟此歲辱枉誨存秪益愧恐即日履茲歲元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尚冀他日重詣不宣

增欵門呂氏春秋欵門而謁注欵叩也增書債杜牧送中丞姊夫出鎮江西詩傭書
醻萬債竹塢問樊村歲元訂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三元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亹亹然如啖蔗已到佳處唯恐
盡也第以閑劇異宜不敢久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
之間陪侍玉麈傾囷倒廩盡發其秘慰此區區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啖蔗訂晉書顧愷之傳每
食甘蔗自尾至本人或怪之曰漸入佳境唐庚詩啖蔗入佳境冬來幽興長增顧接北史
邢邵傳士無賢不肖皆能顧接玉麈訂世說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埤雅麈
似鹿而大其尾辟麈名苑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古之談者揮焉傾囷倒

稟〔訂〕昌黎答竇存亮書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稟傾囷羅列而進也發秘〔訂〕東坡與劉宜翁書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自謂有受道之質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蒙高文寵貴啟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報珍投回昭見本集但有刻畫無鹽之愧

履端〔訂〕左傳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頌言〔訂〕晉書列女傳

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曰羨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增〕**家法**

後漢書徐防傳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

文從字順

昌黎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刻畫無鹽

〔訂〕晉書周顗傳庾亮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東坡答孔周翰求書與詩不蒙譏訶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醜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為后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

之後二十年矣更辱大毘輔以善頌其為欣荷莫踰萬分

齋釀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

飲屠蘇韻語陽秋云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頤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畀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亦不為無理〔增〕子瞻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廣韻作廜䣄博雅廜䣄屋也楊用修云屠蘇酒蓋昔人居廜䣄釀酒因名

與常守徐計議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增〕宣和甲子會紀徽宗十九年己亥改元宣和〔增〕南都丞相宋之南都宋州也稱應天府宋史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徽宗之季以疾奉祠歸南都起為應天尹徙大名尹進觀文殿學士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觀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吳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史稱處仁為相無大建明〔增〕建炎甲子會紀靖康建元之明年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北去五月康王構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遂尊靖康為淵聖皇帝一

再見鴻慶本集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揚嘗獲一再見接待眷誨便蒙知遇按處仁在徽宗世嘗出知揚州集中帖所言一再見是在揚守時非建炎初之一再見也【增】坐馳莊子人間世是之謂坐馳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趨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絶塵而瞠若莫喻此心小雨遂涼蔡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詧此意【增】廢錮漢書翟方進傳咸既廢錮復從故都以憂發疾【增】趨舍異路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

台候萬福勝否比客二字複出恐是北客字 過都迎餞良苦第

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使生四角也一哂不宣

脂轄〔訂〕左傳襄三十一年巾車脂轄林注以脂塗客之車轄 生四角〔訂〕陸魯望古意詩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劒南集亦有句云避俗要生輪四角出門何啻路三叉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辱

誨問喜愧具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

瓜揷竹兒女紛然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

耶不宣

河魚〔訂〕左傳宣十二年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禦濕藥將病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七夕祈巧 柳州乞巧文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木居士〔訂〕昌黎題木居士詩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為神詎比溝中斷遇賞還同爨下餘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江上饘粥於是適此潮漲闌巳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木拔禾偃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屋瓦

〔訂〕後漢書光武紀會大雷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祟遂少留然竟不免踏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增〕踏雨秦少游贈金山寶覺大師詩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鴻慶集六有句云

踏雨松蹊滑銜煙篸嶼深〔增〕班春注見卷六與錢舍人帖

長老彥端者住湖洑金沙已十年精練有行業日持鉢斂飯以給諸甿補葺一壞剎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剎奉佛齋衆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尼耳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也湖洑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丐俯從少慰輿望

〔增〕持鉢 五燈會元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曰持鉢去 補苴 昌黎進學解補苴罅漏張皇幽渺 資聖老尼 鴻慶集載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云按圖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頹垣敗宇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紝為衣食業清智大師普璿既至始改號資聖云 取而代 漢書項籍傳秦始皇東遊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與揚州榮守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異時謀帥故事當有秘殿延閣之寵為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夕以冀也

淮海 秦觀揚州集序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据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来既置刺史州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史所治而已

連師 〔訂〕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師

〔增〕**控引** 梁書武帝紀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王子安滕王閣序控蠻荊而引甌越

〔增〕**百城** 梁書樂譪傳子法才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

謀師 左傳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

秘殿 〔訂〕四朝國史王珪傳英宗名珪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謂之曰秘殿之職非直器卿於翰墨閒二府有缺即出命矣按宋有觀文資政端明三殿學士謂之曰秘殿

延閣〔訂〕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劉歆七略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隷人之聽屬耇寓書率意冒陳方極慙懼重壓報貺敦尚一日之雅詞義卓然三復感歎沙頭薄田饘粥于是三數逋客席捲而去人牛俱亡曲蒙眷恤申飭吏卒盡執以歸一方為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區空言豈勝占叙萬分

〔增〕蒙垢吳越春秋伍胥為人少好于文長習於武蒙垢受恥雖冤不爭陸機連珠朗璞蒙垢

不能吐輝隸人〔訂〕左傳襄三十一年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昭七年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寓書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
子西以告范宣子饘粥〔訂〕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正考父鼎銘云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席卷詩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賈誼過秦論席卷天下人牛俱亡〔訂〕果州清居和
尚述牧牛圖第十章露地白牛安眠牧者禪寱第十一章牛亡而鞭箠尚在第十二章人牛俱亡東
坡雪齋詩關門不見人與牛唯見空庭滿山雪增盡執以歸用尚書酒誥語萬分
漢書谷永傳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注言萬分之一又曰報塞萬分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一
與無為趙守按楊無為集名士彩字端質
碁客胡源詣鈴下嘗寓一書已省察否也忽枉隊教

伏審初暑台候萬福鄉大夫行春飛蓋紛然託後車者十數秉燭而後返濡須過客稀少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宣

〔增〕碁客 韓偓社後詩目隨碁客靜心共聸僧閑又鄭谷有寄棋客詩

行春 〔訂〕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後漢書鄭弘傳太守第五倫行春注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飛蓋 曹植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剡談錄令狐相國一夕於禁林寓值忽有中使來名行至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

濡須 吳志建安十六年吳大帝孫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初作濡須塢於河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

當之〔增〕通鑑地理通釋濡須山在含山縣西南七十五里與無為軍七寶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吳魏必争之地吳據其北築塢

鈐齋吏退交親慶吊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訓應無餘日矣而存録之厚高情妙語撫慰三復非寒温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增〕慶吊　後漢書荀爽傳爽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曹植求通親親表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

〔增〕錢穀甲兵　昌黎上宰相書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舍此宜無大者焉

高情　〔訂〕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問綽君何如許詢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

妙語〔訂〕漢書賈捐之傳楊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審已造朝旋聞按節江左為公拊髀而喜而不果寓一書衷遲廢禮迨今惕然寒令浸嚴伏惟台候萬福踐長宜介朋来之福相望一涯第切馳頌不宣

〔增〕津亭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壯越臺戎昱詩峽路花應發津亭柳正齊舍下少陵詩舍下筍穿辟按節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按節未舒師古注按節猶弭節也江左江南西路為江右江南東路為江左拊髀〔訂〕莊子在宥篇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踐長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介福朋来易復卦彖辭出

入無疾朋来無咎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絶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豈復有一遼如公者乎

鍾陵吴志孫權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徐爰釋問略曰建康東北十里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亾靈發於山因立蔣使君祠故號蔣山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故都望之暢然絶境東坡與佛印書冠世絶境大士所廬震疊詩周頌時邁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方外之樂注見卷六與曾郎中帖一行作吏嵇康與山濤絶交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癈

與鄭大資名億年字長卿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弟尤劇幾至委頓比幸小間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下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望之黯然真羊曇西州之路也亡女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有瞻拜之望公集有祭女二孺人文

〔增〕委頓晉書裴楷傳楷有濁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請曰楷令委頓臣竊憂之顯道〔訂〕平江守王煥字顯道嘗修姑蘇臺西樓詳見卷四與王侍郎帖黯然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西州路〔訂〕晉書謝安傳疾篤還都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

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邱山慟哭而去遠曰見卷四與五九兄提舉帖注

分賜表動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又領海錯五十缶皆水陸之疑有脫字品屬此時序親客來過樽俎暴富豈但一夫區區欣荷之私

〔增〕思春武林市肆記思春堂三省激賞庫酒田舍翁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暴富〔訂〕東坡與程秀才帖兒子到此抄得

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書欲抄畧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輟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病中無所為日讀一編旬日遂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但方之温公通鑑則不逮矣何如

二漢紀 [訂] 晁氏讀書志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為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詳時稱嘉史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彥伯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記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温公通鑑 [訂] 讀書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
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
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
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
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同異俾歸一塗別為考異
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
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偶記今
夏暑雨彌月三伏凄然已而復張可以鑠金石用此
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塞向以竢也傳聞山林園寢卜
地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公奉詔臨按
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固

也

〔增〕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謂之三伏

鑠金石楚詞招蒐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增〕卜地會稽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攢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三十二年皇太子即位帝稱太上皇帝孝宗淳熙十四年崩廟號高宗十六年攢於會稽之永思陵按南渡諸陵竝在會稽

禹葬墨子曰禹葬於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壠若參耕之畝

霸陵故事〔訂〕漢書文帝紀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贊曰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楚元王傳劉向上疏諫延陵制度者泰亦引此事

自聞大學士之命謂加資政時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所遣介竟不至又為左右所先雖恃寬貸不計此末度念之踧踖如芒刺之在背即日履茲歲端恭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憩高隱疑是大資莊院之名春晚定卜一見之日

字漫注見卷三與張侍郎帖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醫卜祝之間雖寒溫之常談亦不獲致前頓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廢禮

如此念之蹙然淛東水潦之厄百歲父老以為未嘗有也百戰之餘幸此小愒而陰沴復爾洚水儆予必有以檻塞大異窮陋猶未之聞也

〔增〕遲鈍 漢書翟方進傳年十二三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吏所詈辱師古注頓讀曰鈍

〔增〕淛東 宋史地理志兩淛路熙寧中分合不常南渡後今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為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為東路

〔增〕陰沴 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沴戾也

檻塞大異 漢書谷永傳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注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

具聞茵蒀之遶而不敢數陳竿牘以溷省覽即日新

涼蔡惟鈞候萬福伏審已還舊物以輿論占之名節在淹速之間耳

增淹速漢書賈誼傳鵩賦吉虖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予其期注淹遲也

李郎丞歸安屬湖州代期已至遣婦挾二雛先還已而得指舊本指作旨揮經界官當代者更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絶廼許去書來言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鼂新為之決非兩月所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令無俸祿不任事寔同拘囚竊意元台長至必通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或蒙

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何濵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
冀屬不獲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
否則乞一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
自小官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濵老又以廹切之扣
有望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二雛杜少陵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增〕鼎新易雜
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增〕拘囚半山寄丁中允詩頗惜五斗米無辜自拘囚薦達
負薪子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
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撫掌談語

歲餘像孫尗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尗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尗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伯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苦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尗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尗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濱老　鴻慶本集載與胡尚書帖云過桂林少留始識李士羲丞相諸子數相過甚欵第三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親丞相薨背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之而蒙恩自便遂攜以俱四月中已畢結矣沉厚寡言能記問佳公子也

增幹官　宋史職官志凡大都督制置宣諭宣撫總領經略安撫等使其屬皆有幹辦公事官文臣準備差遣武臣準備將領準備差使皆無定員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溫之

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踈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增〕如流 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踵門墻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候不齊恭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槁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奇士晨夕以冀

乘車造閣 注見卷二與楊樞密帖

某爲農十年今復爲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畒疏一溝累土為培塿種竹櫢環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種瓜東陵漢興不肯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

獨見於置衛之寵某他日尚得以耆顔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培塿 〔訂〕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松柏風俗通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謂山之小高者曰培塿王半山示元度詩溝西崖丁壯擔土為培塿

玩物變 〔增〕東坡江郊詩意不在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召平先幾 漢書蕭何傳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增〕蒼顏白髮六一醉翁亭記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東坡和子由元夜省宿致齋詩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增〕下陳戰國齊策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李斯諫逐客書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伏蒙存錄之厚貺賜誨餙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五年未嘗一詣城府公他日少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嫌也

〔增〕吳門里第按此里第疑前所云暫愒高隱或即其處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踈率少思不計後患輙進瞑眩以取一快病去體而氣索然

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所在調護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别扶傯占敘一二尚有欲言者更竢一信

增扶傯半山送僧無惑歸鄱陽詩晚扶衰傯寄人間應接紛紛秖強顏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巖譴蒙垢累年其甘如薺無可悔者側聆名節行次里門㧌擗欲起而衰老多畏孱迹田閭竟不獲一望前塵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炤亮

其甘如薺詩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㧌擗注見本卷與無為趙守

不侍燕几歲行兩周懼涉躁愓殆卜一詣而暑中屢壓巾屨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瘏瘍作於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鈞候復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以荷徵拜

【增】壓　漢書揚雄傳其壓至矣師古注古勤字【增】巾屨　杜子美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增】苦雨　春秋左傳昭四年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增】焚灼　王粲大暑賦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牀

某日佇徵名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書

其間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增〕危坐 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 門以兩版二句 本昌黎剝啄行 〔增〕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縱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五馬 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又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随立五馬坊五馬亭〔增〕少陵將歸成都草堂途中先寄嚴鄭公五馬舊曾諳小逕幾回書札潜夫

待一助 漢書張良傳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来来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墻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可惜即日冬序晏温共惟台侯萬福某病瘡瘍久而後復雖云疾病在膏肓之間而面墻塊坐憒憒兩時書鄙不繼又以愧恐

寸陰〔訂〕晉書陶侃傳侃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增〕瘍 周禮

天官瘍醫注創癰也又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於頭孔疏頭創也

〔增〕面牆 後漢書鄧后紀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西征賦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

〔增〕書郵 晉書殷浩傳浩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官成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為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貪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晁文元〔訂〕春明退朝録晁迥字明遠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卒謚文元〔增〕法藏碎金自序予爰自弱齡逮兹暮齒涉獵儒道諸經必也考求微旨暨挂冠之後棲息乎浚都昭德坊之舊居別葺靜齋翛然獨處手不釋卷筆不停綴屬文導意靡拘詳畧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興盡當止奉法寶而推義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録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若其束於教者或以迦佛乘〔訂〕傳燈録談見誚亦無憚焉不能以外妨內也禪有淺深階級一小乘一大乘頓悟自心無漏智此心即佛曰最上乘向子平〔訂〕後漢書逸民傳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篝之

故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冥以資前路名區區刻舟記遺非徒亡益也僭易皇恐

〔增〕如夫人左傳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護衣篝韓文辨證郎官漢置女侍二人執香護衣〔增〕說文篝答也可薰衣今俗呼薰籠然火而籠罩其上也山谷詩攬轡都城風露秋行臺無妾護衣篝又柿葉鋪庭紅顆秋薰籠沈水護衣篝〔增〕升濟幽冥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此不可不信也刻舟注見卷五與趙中大帖

蔡煌體乾
其炳用讓 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丁卯人日張玉穀書於親賢堂

宋孫仲益内簡尺牘卷八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
龍孫初篁　增訂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 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髀悵然不圖車騎之臨是日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卧奴輩不以告遂不獲拜亟起同壽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濶念欲一望光塵終當

具小舟泊靈巖乘擔輿趨謁追叅杖履入天平方丈
求一日之欵而去

〔增〕別乘東坡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拊

髀〔訂〕漢書馮唐傳上聞廉頗李牧為人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增〕夜分後漢光武紀每旦視朝日仄廼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廼寐太子賢注分猶半也李太白詩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杜子美詩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

奴輩〔訂〕晉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崇嘆曰奴輩利吾家財

〔增〕光塵緐欽與魏文帝牋冀事速訖旋侍光塵

〔增〕靈巖姑蘇志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名硯石山乃吳王館娃宮故地舊志云下瞰太湖望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山有西施洞翫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

〔增〕

擔輿 梁書蕭詧傳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天平** 吳郡圖經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范文正公之先葬天平山寺之旁賜額曰白雲寺蘇子美天平山詩吳會括衆山峩峩不可數其間獨天平突兀為之主 〔增〕**方丈** 王筠約法師碑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

與朱直閣 字師實自號機山閩人

邉雲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然拄杖穿花携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增〕**邉虞** 唐書張允伸傳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邉鄙虞 **嗣音** 詩子衿縱我不

往子寧不嗣音〔增〕黃文節寄上叔父夷仲詩闕寒塞雪欲嗣音燕雁拂天河鯉沈

拄杖穿花〔訂〕少陵集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奉答絕句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鳥嘶

攜壺藉草〔訂〕東坡浣溪沙詞自序云紹聖元年十月與侯晉叔渾汲遊大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羅韈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真

原附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名見賜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艷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遊歇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貽書徵余文為記節公家居海上築室舍匊跡池沼蒔花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

竹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節某
公夫人之再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
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
尚能援筆賦之

又附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詩

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
鼓斂巢十字路四頭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
漂杵角名眩多靈聚訟紛衆楚昏昏氣成霧濯濯
汗決兩朱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蹈人境心
大接天寓搴芳採蓮舟擲秀藝藥圃山寒石稜紫
樹老松髯古風亭碧蘿卷兩髻翠蠹舞寧須鳥催
酤自有花解語觀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游
俠窟化作仙佛土高臥水國秋靜憩月庭午不假
壺公龍天上有宮府

痰唉審已痊除海邦百賈走集之地水陸之品日薦

七筋而後堂鍾鼓之樂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心胖體舒微恙自無安立處来年慶八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海邦詩閟宫遂荒徐宅至於海邦百貫漢書王嘉傳百貫震動師古注言百貫者非一之稱也後堂鍾鼓訂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来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又賈山傳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微恙自無東坡答子由問

黄蘗長老疾贊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次韻劉貢父詩心空客疾本無根

比蒙貺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驚亡姑令人奄終七供悲慟奈何所冀髙明照了諸妄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追助之法不必專供佛僧但振捄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宣

亡姑令人 鴻慶本集載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云公娶孫氏吴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彥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

葬於華亭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又曰某視吴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

〔增〕**奄終**

七供 東坡與程正輔帖表嫂遽捐館舍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逾遠奈何

〔增〕**照了** 法藏碎金錄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

〔增〕**諸妄** 圓覺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山谷和文潛詩有人出手辨茲事正可隱几窮諸妄

諸郎 本集載公墓誌三子曰寬右從政郎曰宰右迪功郎曰棠右從事郎

洞貫幽顯 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其子湯庭直先卒有兩孫隆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於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歿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邑人多苦飢能發廪振之遠賸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孫以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繼之以是推之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增〕東坡與程正輔帖尊嫂忽罹此戚此情豈易割捨顧兄深照痛遣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

於此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為亡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侯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机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強健之時避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賛喜為歎也

秋高 少陵詩秋高馬肥健樊川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抗章得謝 鴻慶本集載公墓誌云宣和六年公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 〔增〕倦遊錄歐陽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

畏途 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

〔增〕如漆 寶誌公十二時頌擬商量却啾唧轉

使心頭黑如漆

危機〔訂〕晉書諸葛長傳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東坡題韓子華石淙莊詩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

机上肉〔訂〕三國魏志吳質傳松之注曹真拔刀瞋目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

乞身強健〔訂〕歐陽文忠續思穎詩序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忽七八年間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嘆前言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

避亂高風本集超然堂記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僮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追嘗冣其列至是潛深伏奥縮手袖閒不任一事

配古人東坡答舒煥書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横得聲名者所得眩乎

與胡寺丞

自領報覎諸幼更病館蹔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溽暑欣准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又下缺

與張郎中

闕十字晦為廟堂宣力而不能為左右出一言復何道然文仲回向佛祖已造三昧一切世間相舊本誤作視空中之電可復顧耶

〔增〕回向 楞嚴經十回向回無爲心向涅槃路名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處回向無盡功德藏回向隨順平等善根回向隨順等觀一切衆生回向真如相回向無待解脱回向法界無界回向又華嚴經亦有十回向少陵謁文公上方詩顧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三昧 〔訂〕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三昧疏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水月齋錄應化聖賢門南嶽慧思禪師誦法華經滿千遍坐夏經三七日尋有障起四支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夏滿放身倚壁豁爾開悟法華三昧㝡上乘門

一切 漢書平帝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增〕唐韻集韻訓衆者並七計反音砌按今佛乘中凡言一切皆讀去聲

〔增〕世間相 楞嚴經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故

䕘塵勞有世間相又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空中雹訂東坡集載幼子叔黨颶風賦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仿彿而過耳視空中之飛雹東坡次高要令峽山寺見寄詩狂雷失晤語過雹不容目

與莫删定字謙仲

某久欲至崑山不免觸熱一行留三日乘潮入雲間繫舟西樓下一快洞心駭目之觀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别但大暑中欵門有襏襫之嫌恃公知照相忘於形骸之外固無嫌也

崑山吳地記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之祖葬於此因機雲皆負辭學時人以玉出崑

崗因而名之

增雲間 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雲間陸士龍即此地也

增繫舟 莊子列禦寇篇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欵門 昌黎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柳州梓人傳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

褦襶 初學記載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褦襶不曉事之名

原附 寄莫讓仲西樓詩

層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爭雄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蚋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蝸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越國逝去泛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墻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顧以觸熱造門襏襶之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 鴻慶本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誌云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令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太母還御東朝大資發論造功為國元勛國太於此時感徵疾而終極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殆無倫擬

一葦 〔訂〕詩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孔疏一葦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桄然非一根葦也

嘲解 漢書楊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

以玄尚白而雄鮮之號曰鮮潮鮮而西史紀項羽本紀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

松江對月固已技癢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躅與子戍二老来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良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庚仲初楊都賦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松江一名笠澤云

技癢顏氏家訓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技癢今史記並作排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少陵故着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

與子二句少陵

寄贊上人詩徘徊廌穴上面勢龍泓頭背荆具茶茗遥路通林邱與子成二老来往亦風流

去冬余郎持書来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奠横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状又不果行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横山　胡樞密居横山見卷一二與胡樞密帖

增　少駐　王介甫和平甫望九華山詩當畱老吾身少駐誰云餐

增　譴訶之域　漢書賈誼傳在大譴大何之域班馬字類何讀

曰訶厚意不報後漢書馮異傳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麦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背芒注見卷五與莊君司帖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為

一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甑弊帚尚復置

戚戚於胷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殁之望

[增]悲惱法華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東坡罷徐州寄子由詩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增]標表真西山跋辛簡穆遺事云觀公誌銘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增]送往事居左傳僖九年送往事居耦俱無猜杜注往死者居生者破甑弊帚[訂]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有自京師来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後漢孟敏客居

太原荀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魏文帝典論論文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柳州乞巧文旁羅萬金不鬻弊帚

謙仲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遂獨立一世為高人勝士比過隱居少卿下同産之親弟妹甥姪連牆接閈如處一室哀樂同休戚緩急共有無絲淚而閭句有脱誤貴為天子猶有尺布斗粟之謠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必有卿大夫表其閭以為厲世之規當有者字

嗜好酸鹹注見卷五與趙中大帖〔增〕高人勝士圖繪寶鑑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意〔增〕連墻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增〕接閈魏書盧昶傳通原遂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饑莫食尺布斗粟〔訂〕漢書淮南厲王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天下以我貪淮南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增〕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必由禮度使者數存問詔書褒美刻石表閭唐書高崇文傳其先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晉李興有表諸葛孔明閭文厲世漢書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在遂屬余郎傳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誨存

嶷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勝健某數奇不偶伐樹削迹為世陳人獨譏仲以聲氣相求存焰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淡𡰥無薦炊厭王孫之意自視歉然蒙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增〕海鹽 秦析吳縣地置海鹽縣屬會稽郡陳省入鹽官縣唐復置五代晉時屬秀州

〔增〕數奇 漢書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師古注言廣命隻不耦合也

〔增〕治具 史記灌夫傳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

〔增〕淡𡰥 左傳成九年淡𡰥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注淡𡰥十二日也

薦炊厭王孫 〔訂〕漢書韓信傳信家貧不能治生為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張晏注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蘇林注王孫如言公子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椎輪於此趙舶遣報復出緩頰又將合浮屠之尖也感戢如何可言某謹如所教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所乏者槖金不敢復輟只爲投買若干爲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月遣舟納直付所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椎輪〔訂〕昭明文選序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趙舶音白廣韻海中

大船按前帖有趙令假夫之文當即趙令所遣也

〔增〕**緩頰** 史記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注曰徐言譬喻也

〔增〕**合尖** 五代史李崧傳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趙延壽等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槖金 〔訂〕漢書陸賈傳出所使越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增〕**若干** 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孔疏古者謂數為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漢書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注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青藤山人路史數始於一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若如也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俱可言也又云如干若干干之數十若者如其干

之數也如甲則一乙則二累至千百萬亦如之

崑山致茶餉書言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祖暑衰慵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增乘青龍潮松江府志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滬瀆吳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按卷三有與宮使李尚書帖明以地名言也地近海故有潮劉長卿送顧長詩半是乘潮便全非行路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晴舊本誤作時抵

秋復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麦獲稲庶兩獲也吾嘗欲安於田里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乃可奠枕聞雲間亦得歲想見拄笏西樓之上也

增澍音注說文時雨也又與注同水流射也 增下田張文昌江邨行南塘水深蘆笋齊下田種稲不作畦 增歛雨後山叢談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歛雨浙東地高燥過雨即乾故春得雨即耕 增開霽荊公寄德逢詩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俯觀風水湧仰視雷雲坼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 拄笏晉書王徽之傳桓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来致有爽氣 西樓西樓謙仲所居之樓也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字大雅

向來嘗從歸次鄉縣 舊本誤作孫 兩辱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歲餘意謂馬首已南矣專介遣書審聞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衡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溫台道中山水佳絶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和向伯恭之後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 文集不載 但老來筆力衰減無以副吾姪喜事

好奇之意耳

顧存漢書淮陽王傳乃幸左顧存恤【增】按田管子桓公為賦祿之制賦祿以粟按田而稅

永嘉永嘉志李朝分天下為十九路以温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增】昂霄唐書房喬傳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温台山水永嘉志樂青縣雁蕩山在山門鄉芙蓉村崗巒怪偉峯巒崒嵂蓋自皇朝始發幽秘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鴈山之奇巒怪岫搜抉幾盡矣自鴈山既顯而乘軺把麾有事東南者往往枉道遊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佳山水惟永嘉永嘉之佳山水惟鴈蕩云名山略記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也時以齊州靈嵓荊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為四絕見九域志

伯恭薌林居士向子諲字伯恭先生文集有薌林銘存焉【增】米元章宋史文苑傳米芾字

元章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有寶晉齋集陳氏書録〔增〕云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蹟故號寶晉齋

喜事好奇 漢書揚雄傳賛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原附 送刪定姪倅越序

刪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最工邇來作箋啟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携文過別辭句温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拍華暢自中律呂盖進於技矣

又附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鰲負出天邊靈鷲飛來　水邊兩鵲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

梧翠竹森然長與與閑雲卧起

與常州趙倅字倅甫

某自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而以帝胄天枝之貴謙恭好禮賢稱一時可歎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遲明已次舍下雖去違門牆而附托餘庇在帡幪之中也

英游〔訂〕漢書枚乘傳乘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增〕帝胄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增〕天枝宗宗學謝表肆我皇考再興釁序以迪天枝遲明〔訂〕漢書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帀文穎注遲未也師古注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變爲去

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遟亦徐緩之意也遟音黎恲懞揚子法言吾子篇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恲懞也注恲懞蓋覆也

蒙輟遺齋艦攜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風雨之夕皆獲奠枕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奠枕揚子法言寡見篇四海皇皇奠枕於京注奠定也猶言安枕也

與孫節推

乖離契濶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談拊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踏城市既至則老罷不任造請少留則有轇

釜之憂故常匆匆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慇懃之歡固未可以踰度也

剹談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剹談 增拊掌史記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撫掌談語 轑釜注見六卷與曾郎中帖 接慇懃漢書司馬遷傳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 增踰度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亾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亾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注踰讀作遥

某向来上冢過郡小留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蹔

還方議迴舟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卜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閽者馳告僅留兩夕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爲負區區愧謝尚冀面陳

湯餅

湘素記曰煑餅其来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煑餅世説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吴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歳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悪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脱新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倦游録乃謂今人呼煑麪爲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

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黃林卜地本集載黃林先墓記曾祖塋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裔又云自五世父祖至㸃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云又祭女二孺人文先墓之次卜此新宮祖禰相望祭其從我

妻母本集載龍閣章公綜字子上墓誌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莞曰荷曰菜女嫁晉陵縣某

閹者漢書叙傳閹尹之呰師古注謂宮人為閹者謂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主奄閉門者

爵里魏志夏侯淵傳注賓客百餘人人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林在世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歿皆可

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戚戚於既往

閨門之變（訂 東坡答李琮書聞公有閨門之戚欲作書奉慰）伉儷（訂 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伉儷杜注伉敵也正義曰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偕老（詩君子偕老疏夫人與君子俱至於老）子孫如林（東坡寶月大師塔銘子孫如林蔚茀其陰）增 世諦（昭明太子解二諦義二諦者一是真諦一是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空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寘大變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柰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漢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亦不得稱

太夫人考終大耋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踊天抬一本作拍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終書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孔安國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大耋曲禮八十九十曰耋生死之流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

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童丱訂詩甫田總角丱兮毛傳丱幼穉也東坡和子由蠶市詩憶昔與子皆童丱創鉅痛深禮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喪制訂禮曲禮五十居喪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增 抬集韻同笞擊也

蔡煌體乾
其炳用謙挍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八

天香書屋主人張玉穀錄旹丁卯上元日